

# 杭州去來

／溫玉

由蘇州搭公共汽車往杭州，全長五百公里，十九元人民幣，價廉物亦廉。要了解中國，得從這等普羅階層探測。

我被告知，車上搭客多是鄉民，也是較窮乏的一等。可是他們衣服光鮮，差不多有點洋化，在外表上敷上一層薄薄的「文明」。（中國現時的流行語）。西裝、皮鞋，梳得光滑的頭髮，連背著竹篾，拿著扁擔的村姑娘都塗上紅紅的唇膏，耳環搖曳。

上車對號入座，座位相當破舊，墊套裂縫露出的黃色膠塊也不是完整的，但已是整理過的，可以放心坐下。當粗糙的馬達聲發動，車子顛簸前進時，人們開始抽煙了。於是車廂內煙雲繚繞，我頓時感到嗆喉刺鼻，雙唇麻痺。還有嗑瓜子，吃餅乾，糖果，一時之間，滿地瓜子殼，果皮，紙張、口痰。我們中華民族的底牌翻出來了。一副慘不忍睹的爛攤子。

記得三十年代的上海，僅僅因為中國人不

講究公共衛生和禮貌，外灘公園曾豎立牌子：「中國人與狗不准入內」。凡是有尊嚴有熱血的中國人都會臉紅心跳，憤怒羞愧。這是抹上臉來的侮辱，而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土啊！

望出車窗外，盡是金黃色的稻田，莊稼熟了。公路穿過一個個市鎮，磚石建築的三層民房，大型的工廠，商務公司，貨物堆疊，啊中國！你終於站起來了，一隻睡獅醒過來了，你終於威嚴挺立，敢大聲的說「不」。無畏的面對列強的威嚇。中國啊，中國！你終於飽足了，表現出一副泱泱大國的風範，我懇切的求你，不要作賤自己，不要抹黑自己的國格尊嚴。抽煙危害身體，隨地吐痰，亂丟垃圾是無知卑劣的行爲。我身旁一位紳士樣的中年，在停車休息時，下車抽了一根煙。我真想問他：「沒有不抽煙的中國人？」

杭州車站的計程車載我們到湖濱旅館。灩灩的西湖，終於展現在眼前。那份脈脈柔情，

和剛才骯髒恐怖的車廂和廁所的印象，相悖相逆地激盪著心坎。終於我被西子的柔情顛倒了，一陣輕寒的清風吹散了滿腔的悶氣。

默念著「水光激灩晴偏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，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」詩句。

現在的西子，淡掃娥眉，在空濛的霧靄中沈思入定。我們坐在小船上，讓舟子划盪進入她的柔情中，來到湖中小島，在三潭印月，湖中之湖走一圈，又回到船上。天色漸暗，山影灰濛，大片輕盈的暮靄在湖面飄浮，人與舟被無邊的霧紗籠罩著，風寒水冷，湖波翻捲起壯闊的漣漪。舟子催我們回去了。

次日，天色明淨，我們沿著白堤西堤走過，西湖以另一番風情與我們相見。陽光為湖面灑上一層金粉，閃爍波光，曖曖雲影，山嵐如拭，神韻出塵。我曾嘆賞過瑞士洛桑湖的柔媚，加拿大路易斯湖的聖潔，美國五湖的磅礴，紐西蘭南島灣湖的雄奇。但西湖，她含情脈脈，溫婉淡雅，像母親慈祥的招喚，摯愛的擁抱，啊！祖國山河的親切柔情，滿溢在遊子的心坎裡。

終於要說再見了，我一再回眸，看著清波激盪的湖面，像隱藏著千古的深情，對著時代的更替，詩人騷客的謳歌或歎息，她只是默然涵泳在神秘的夢裡，展現一片無言的悽美。回程我們改坐火車軟席，好把西湖倩美的形象留下。